

可疑的人聲

神鏡子回到房間時已經很累了，因為她剛才拚命練習網球，弄得全身汗水淋漓，後來又被舍監叫去談話，所以一進房間便立刻開口問：

「有沒有人要去洗澡？我現在要去洗澡囉！」

三年級的學生——早苗轉過頭來回道：

「你去洗吧！我們剛才都洗過了。對了，鏡子，舍監跟你談些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那……我先去洗了。」

鏡子拿著毛巾跟肥皂，一個人走在陰暗的走廊上。

雖然現在的時間還不到五點，可是在這種晝短夜長的十一月天裏，宿舍的走廊顯得格外昏暗。

「鏡子，你要去哪裏？」

「我去洗澡。」

「不行啦！水已經變冷了，你現在去洗會感冒的。」

一個同學好心地對鏡子說道。

「謝謝你的關心，不過我沒關係的。」

鏡子那張美麗的脸龐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
事實上，鏡子就讀的這個學校裏一直流傳著一首不知道是誰作的歌，當中的幾句歌詞是這樣寫的：

妙子與鏡子是不相上下的玫瑰與百合，同時也是 S 校的驕傲。

只可惜被喻為玫瑰的妙子已經在今年春天病逝，所以現在 S 校的驕傲只剩下鏡子一個人。

鏡子有一對晶瑩閃亮的大眼睛、濃密卷曲的長睫毛，以及嫣紅的櫻桃小嘴，因此全校的學生們都十分喜歡她，有的人甚至還把她視為崇拜的偶像。

除此之外，鏡子打網球的技術更是讓人讚不絕口。

鏡子走進大澡堂，發現洗澡水果然已經變冷了。

她稍微梳洗一下，然後帶著愉悅的心情步出澡堂。

此時太陽已經下山，學生們大都聚集在餐廳用餐，所以宿舍裏連個人影都沒有。

在這樣的寂靜的氣氛中，鏡子不由得想起剛才舍監所說的話：

「鏡子，最近宿舍裏好像有人散布奇怪的流言。」

舍監對鏡子說道。

「奇怪的流言？」

鏡子張大晶亮的眼睛，不解地注視著舍監。

「不過，我想你也不用太擔心，應該不可能會發生那種事情的。」
舍監含糊其詞地說著。

「舍監，請你告訴我宿舍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

「其實也沒什麼，只是有一些膽小的學生們傳說宿舍裏鬧鬼。」

「啊？宿舍鬧鬼？」

鏡子驚訝地瞪大眼睛。

等她好不容易回過神來，臉上才又露出微笑。

舍監見到鏡子的反應，也不禁笑道：

「呵呵呵！我想這些學生們一定是看錯了。我叫你到這裏來，是希望你如果聽到這類傳言，一定要儘可能避謠，不要再讓其他人以訛傳訛，讓學生們人心惶惶的。」

「舍監，你放心吧！我會好好向大家解釋的。」

話雖如此，現在鏡子走在如此安靜的走廊上，也不由自主地加快腳步。

（笨蛋！剛才還在舍監面前說大話，現在卻莫名其妙地害怕起來，真是丟臉極了！）

鏡子忍不住在心裏面嘲笑自己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鏡子好像聽到右邊的房間傳來某人的說話聲。

她的一顆心開始劇烈鼓動，連腳步也變得沉重起來。

「是誰在裏面？」

鏡子用盡全力才從嘴裏吐出這一句話。

可是對方並沒有回答，四周依然是一片靜默。

「到底是誰」

鏡子又鼓起勇氣喊了一次，並悄悄往那個房間靠過去。

等了老半天，房裏還是沒有人回應。

（自從發生「那件事」之後，這個房間就被校方封鎖了，現在應該沒有學生住在裏面才對。）

想到這裏，鏡子不禁倒吸一口冷氣。

（那件事.....唉！那真是一件悲慘的事情.....）

直到現在，鏡子每回想起那件事情，仍會感到十分難過。

忽然間，房裏又傳來可疑的人聲。

「玫瑰.....玫瑰.....可怕的玫瑰.....」

對方的聲音中充滿了恐懼、怨懟和哀歎。

「玫瑰.....取我性命的可怕玫瑰.....」

鏡子聽得出對方說話時還夾雜著啜泣聲。

「啊！那好像是妙子的聲音。」

鏡子恍然大悟地叫道，頓時忘了剛才的恐懼感。

她激動地轉動門把，沒想到房門並沒有上鎖。

鏡子迅速走進去，打開房間裏的電燈之後，瞪大眼睛搜尋每個角落，卻完全

看不見半個人影。

（會不會是從窗戶逃走了？）

鏡子走到窗邊往外一看，只見窗外的大波斯菊正不斷在風中飄搖著。

花束之謎

第二天，鏡子並沒有把昨天發生的事情告訴任何人，甚至也沒有向舍監報告。實際上，美麗的妙子和鏡子是一對無話不說的知心好友。

然而就在今年春天，妙子那張花容月貌卻在一夕之間完全變樣；她不但一直發高燒，口中還喃喃說著狂亂的囈語。

醫生診斷出妙子患的是一種致命的「丹毒」，校方深怕其他學生會被她傳染，因此下令不准學生們接近妙子。

可是鏡子卻冒著被記過的危險，一直到最後都沒有離開過妙子身邊。

「玫瑰……可怕的玫瑰……」

令鏡子感到不解的是，妙子生前最喜歡玫瑰，但她在臨終前卻對玫瑰望之卻步。

（唉！妙子長得那麼美，卻死得那麼慘……）

鏡子忍不住在心中為可憐的妙子歎息。

「鏡子，你的臉色好像不太好耶！」一旁的同學關心地说道。

「謝謝你的關心，我沒什麼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瞧你臉色那麼差，一定是感冒了。我看你今天還是早點回房休息，最好不要再去練網球了。」

鏡子拗不過同學的強烈要求，只好接受建議回房休息。

今年秋天才剛轉學來的一年級學生——鈴代正在房裏看書，她一看到鏡子，馬上誇張地大叫：

「鏡子學姊，怎麼了？你的臉色好蒼白哦！」

「沒什麼，我想大概是感冒了。」

「是嗎？我看你這個樣子好像是被鬼附身一樣。」

鈴代突如其來的一句話，卻讓鏡子驚愕得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不過鈴代似乎沒有察覺到鏡子的異狀，還在一旁擔心地說：

「我看你還是先上床休息一下吧！」

「沒關係，我不要緊。」鏡子笑著回道。

此時鈴代像想起什麼事般打開書桌的抽屜，然後轉頭對鏡子說：

「鏡子學姊，我剛才幫你收下了一個包裹。」

鈴代馬上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包裹給鏡子。

鏡子看到包裹上面寫著「神鏡子小姐收」等字樣，卻沒有任何寄件人的姓名和資料，心裏面不禁覺得很奇怪。

「咦？這是誰寄來的？」

鏡子一面自言自語，一面拆開包裹。

鈴代好奇地湊過來看，接著忘情地大喊：

「哇！好漂亮的玫瑰哦！」

「奇怪？這是誰送給我的呢？」

鏡子不解地歪著頭。

此時鈴代突然興奮地拉扯鏡子的手臂。

「鏡子學姊，花束裏面有一張小紙條耶！你趕快看看是哪位愛慕者送花給你的。」

在鈴代的催促下，鏡子連忙拿起紙條來看。

瞬間，鏡子整個人愣在當場，因為紙條上面寫著

死神即將取你的性命！

儘管舍監和鏡子兩人努力避謠，「宿舍鬧鬼」的傳言卻像滾雪球一般愈滾愈大。

「我覺得那好像是妙子的聲音。」

「對啊！那聲音的確跟妙子的說話聲很像。」

「我還聽到她不斷地說：‘玫瑰……玫瑰……’」

「討厭！不要模仿了啦！真可怕……」

校園裏到處可以聽見學生們這樣對話。

鏡子以前是網球雙打的好手，如今失去了好搭檔——妙子，她只好在即將到來的秋季網球大賽中以單打身分出場。

以鏡子的實力來說，無論她選擇雙打或單打，一定都可以獲得優異的成績，可是鏡子還是希望能夠再和妙子一起出場比賽。

「鏡子！」

鏡子正揮動球拍練習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同學跑過來叫她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舍監叫你現在過去找她。」

「哦！好，謝謝。」

鏡子立即放下球拍，快速跑向舍監辦公室。

「舍監，你找我有什麼事情嗎？」鏡子客氣地問道。

舍監一看到鏡子來到，馬上請她坐在椅子上，然後把辦公室門關起來。

「鏡子，是不是有人寄玫瑰給你？」

「啊？」

鏡子驚訝地抬起頭來看著舍監。

「是呀！你怎麼會知道呢？」

舍監並沒有直接回答鏡子的問題，而是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紙條給她。

鏡子看到紙條上面所寫的字，差點大叫出聲。

死神即將取你的性命！

「舍監這……。」

鏡子還來不及說完，舍監便先搶白道：

「其實除了你之外，我也收到玫瑰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鏡子感到驚訝不已。

「不只如此，今天早上我又收到一封信。」

舍監邊說邊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給鏡子，只見信上面寫著：

秋季網球大賽快到了，你還記得今年春季網球大賽落幕後所發生的那件慘事嗎？請記住！死神即將會在秋季網球大賽結束後降臨。

「一開始我也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，後來我才想到這說不定跟宿舍鬧鬼的事件有關。」

鏡子聽到舍監的話，打從心底害怕起來。

「我想，這封信上寫的‘今年春季網球大賽落幕後所發生的那件慘事’應該是指妙子的死吧！鏡子，我想請問你一件事情，當時你跟妙子雙打獲得冠軍後，是不是有人送玫瑰給妙子？你認識那個送玫瑰的人嗎？」

聞言，鏡子歪著頭沉思了一會兒。

（春季網球大賽結束之後，的確有人送了一束玫瑰給妙子，而且當天晚上她就生病了。

難道妙子的死真的跟那個送玫瑰的人有關嗎？）

「舍監……」

鏡子正想回答時，舍監突然將食指擺在嘴唇中間，並對她使了個眼色。

舍監悄悄走到門口，出其不意地用力打開門。

雖然門外沒有半個人影，卻還是可以聽得到有人迅速跑開的腳步聲。

「剛才有人在外面偷聽，我看我們還是以後再談這件事吧！」

說完，舍監便陷入深深的沉思中。

誓言保密

這天夜晚，鏡子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就是沒有辦法闔上眼睛。

她的腦子裏不斷想著舍監說過的話，心情煩悶到了極點。

（送玫瑰給妙子的人……，難道是那個人放了什麼東西在玫瑰裏，才害得妙子染上怪病？或許是這樣吧！妙子才會在臨終前對玫瑰產生恐懼感。可是那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）

突然間，鏡子想起妙子在臨終之前，似乎曾經提到過某人的名字。

（可憐的妙子……我到現在才知道原來你是想帶著這個秘密進到墳墓裏。既然你沒有告訴過其他人，我也不應該輕易說出那個人的名字。）

鏡子傷心得淚濕枕畔。

此時一陣冰冷的寒風突然吹向鏡子的臉龐。

好冷！我得去關上窗子。

她站起來走到窗戶邊，這才發現到房裏的另一張床是空著的。

（咦？鈴代跑去哪裏了？）

不知道爲什麼，鏡子心裏總覺得很不安，連忙開門走到走廊上。

就在這當兒，妙子以前往的那個房間裏突然傳來啜泣聲。

鏡子深吸一口氣，躡手躡腳地向前進。

眼看妙子的房間愈來愈接近，鏡子的胸口也開始劇烈鼓動著。

她緊握著門把，正想推門進去時，房裏面卻傳來一陣說話聲：

「你放心吧！我一定會替你報仇的。你只要再等一等，真的只要再等一下……

雖然我無法確定是誰害死你，可是我一定會爲你報仇的……」

聽到這裏，鏡子已經知道待在房裏的是誰了。

她用力轉開門把，一古腦兒衝進去房裏。

「鈴代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」鏡子大聲質問道。

鈴代面對突如其來的鏡子，驚訝得不知該如何以對。

過一會兒，鈴代猛然睜大眼睛正視著鏡子說：

「請你告訴我到底是誰送玫瑰給妙子的？請你快點告訴我真相！」

聞言，鏡子不由得臉色大變。

「你……」

鏡子正想開口說話，鈴代卻搶先一點說道：

「我是妙子的妹妹，我發過誓一定要替姊姊報仇。鏡子學姊，請你快點告訴我是誰送玫瑰給我姊姊的。」

「妹妹？你是妙子的妹妹？」鏡子難以置信地喃喃說著。

鈴代見狀，突然跑到門邊，用充滿敵意的眼神瞪著鏡子。

「哼！看你這麼驚訝、害怕的樣子，一定是心裏有鬼！你一定是送玫瑰給我姊姊的人，就是你害死我姊姊的！」

鈴代說完這番話之後，便頭也不回地往走廊的另一邊跑去。

鏡子本想追上前去解釋，卻剛好瞥見鈴代留下來的一个小牌位。

她抱緊牌位，忍不住淚流滿面。

（妙子，不管鈴代多恨我，我都不會告訴她是誰送玫瑰給你……）

鏡子決定要幫妙子守住秘密。

神秘婦人

秋季網球大賽的日子愈接近，鏡子心裏面的不安也愈加強烈。

「鏡子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」

同學們發現到鏡子練習時有異狀，頻頻過來關心她。

「沒什麼，謝謝你們的關心。」

鏡子故意露出笑容回道。

雖然鏡子很想對鈴代解釋清楚，可是她又不能說出妙子已經帶入墳墓的秘

密，因此只能任由鈴代繼續恨著自己。

在舉行秋季網球大賽的前一晚，一位神秘的訪客正在會客室裏等待鏡子。

「鏡子，你好。」

那位年約三十七、八歲的貴婦對鏡子露出和善的笑容。

「你好。」

鏡子對她鞠了個躬。

此刻學生們都已回房休息，偌大的會客室裏只剩下她們兩人。

「鏡子，我不方便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，不過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有你這個人了。事實上，我今天來這裏是要拜托你一件事情。」

「拜托我？」

鏡子不解地用手指著自己。

「嗯。明天就要舉行秋季網球大賽了。」

婦人突然迸出這一句話，著實讓鏡子嚇了一大跳。

但是鏡子仍然點著回答：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會出場參加比賽嗎？」

「當然會呀！」

婦人聽到鏡子的回答，露出難以啓齒的表情說：

「呃.....我知道這個請求一定會讓你感到很為難，可是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參加明天的比賽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鏡子感到一頭霧水。

「這.....」

婦人低下頭，不時咬著嘴唇。

「我實在很難講明原因.....不過請你相信我，這全是爲了你好。老實說，我真的很擔心你，請你千萬不要參加明天的比賽。」

婦人的臉上充滿著難以言喻的煩惱與悲哀。

她對鏡子行了個禮，旋即掉頭離開會客室。

真凶露面

秋季網球大賽的日子終於來臨，校園裏面布滿了許多色彩繽紛的旗幟和海報。

選手們的臉上都洋溢著自信的笑容，希望能夠抱得勝利的獎杯回家。

每當選手們有精彩的表現，現場觀眾立即報以最熱烈的掌聲。

不久，終於輪到明星選手——鏡子上場比賽，觀眾們的掌聲頓時響徹雲霄。

鏡子的對手是一向跟 S 校爭冠亞軍的 Y 校主將，而且這個主將的實力跟她比起來可以說難分軒輊。

比賽一開始，先由 Y 校主將開球，觀眾的歡呼再度響起來。

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鏡子在第一場的比賽中頻頻表現失常，不斷被 Y 校主將得分。

「明星選手怎麼了？她好像沒有發揮實力耶！」

「哎呀！又被得分了！」

在觀眾們連連發出惋惜聲的同時，第一場比賽宣告結束。

令人失望的是，鏡子輸掉了第一場比賽。

（不行！我絕不能再分心去想昨晚那位婦人所說的話，否則我一定會在比賽中落敗的。）

鏡子在心中自我告誡。

接下來，鏡子在第二場的比賽中慢慢發揮實力，幾乎讓 Y 校主將無機可乘。她漸漸扳回劣勢，終於贏了第二場比賽。

到了第三場比賽，鏡子絲毫不給 Y 校主將任何反攻的機會，最後再度贏得勝利。

現場響起一陣如雷的掌聲，鏡子連忙對觀眾們行禮致謝。

就在這時候，鈴代突然衝到鏡子的面前。

她的眼中布滿血絲，手裏抱著一束鮮艷的玫瑰。

「請你接受這束被詛咒過的玫瑰！」

鈴代像發瘋似地大喊。

所有人都驚訝地注視她們兩人。

「你怕什麼？這是我姊姊——妙子送給你的玫瑰，你為什麼不快點收下來？你以前陷害過我姊姊，所以你現在也必須接受這束被詛咒過的玫瑰。」

鈴代咄咄逼人地吼道。

鏡子仍然站在原地，不發一語。

「你給我收下來！」

說完，鈴代硬把玫瑰塞到鏡子的手中。

就在這當兒，昨晚和鏡子見過面的那位婦人也猛然衝上前來。

「把那束玫瑰拿給我。」

婦人邊說邊把玫瑰搶過來，接著把自己的臉埋進玫瑰裏面。

「媽媽！你……」

鈴代驚愕得不知所措。

「鈴代，請你原諒我，我因為太疼愛你，才會害妙子死得那麼慘……其實真正害死妙子的人就是我！」

鈴代的母親泣不成聲地說明真相。

鈴代聽到這些話，先是不停地顫抖，隨即便昏倒在她母親的面前。

原來妙子跟鈴代是同父異母的姊妹，鈴代的母親無法忍受妙子長得比鈴代漂亮，最後竟然還想出在玫瑰裏下毒害死妙子的陰謀。

但是她並不知道，其實鈴代和妙子兩人非常要好，因此妙子的死帶給鈴代非

常大的打擊。

正因為這樣，鈴代才會用盡各種辦法，甚至還在宿舍裏面裝神弄鬼，就是想揪出殺害妙子的真凶。

當事情真相大白之後，鈴代便把鏡子當作死去的妙子，兩人的感情比親姊妹還要深厚，讓外人看了都不禁好生羨慕。

----- (完)